

伊朗政變目擊記

蔡 以 典

外交尖兵四十年之七

撰寫蘇俄外交政策

民國四十年冬，匪情展覽的工作剛一結束，中央日報社長馬星野先生要出刊「我們的敵國」這部書，以喚醒國人認識蘇聯共產政權的真相，目並介紹從帝俄到蘇聯對我國侵略的真實情形，這是一個有教育性和同仇敵愾的好計劃。馬先生請羅家倫和卜道明擔任主編，邀請國內外對蘇聯問題有研究的專家學者，分別擔任撰寫。我也被邀敬陪末座，寫「聯俄的外交政策」和「東北的盤據與掠奪——對俄外交折衝」。

爲了寫「蘇俄的外交政策」，我閱讀了「中俄外交史」、「俄羅斯史」、「聯共黨史」、「列寧主義問題」等書。在第一節「蘇俄外交政策的本質」裡我寫出：「蘇俄的外交政策，繼承了帝俄東西兩面擴張的傳統。」從列寧、史達林、馬林可夫、赫魯曉夫到今天的布里茲涅夫，都沒有脫離這一範疇，因爲蘇俄的最終目的，是要赤化全世界。帝俄的彼得大帝曾倡言要從兩巴（黑海東岸的巴統和裏海西岸的巴庫）之間南下直達紅海和印度洋，以截斷歐、亞兩洲的交通，稱霸

世界。今日的蘇聯，正是採行這一政策在西太平洋、在印度洋、在紅海的非洲之角、在地中海、在波羅的海、在北海以及在北冰洋，蘇聯正在擴展牠的海軍力量，要駕臨美國之上，來控制世界。在「蘇俄的外交政策」的結尾，我提出了五點對蘇俄外交政策的認識：（一）蘇俄的外交政策是歐、亞並重，爲移轉民主集團的注意，時東時西，令人無從捉摸。如企圖突破德、義、日軸心國之包圍，於一九三九年八月間簽訂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當時在東方日、蘇邊境衝突時起，此一條約之簽訂，使日本爲之驚惶失措而和緩了日本在東方的對蘇攻勢。由於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之期間德軍佔領整個北歐，隨時有進攻之可能，蘇俄乃於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與日本簽訂蘇日中立條約，以和緩東方之局勢，而將遠東方面之大軍調赴歐洲應付德軍之攻擊。又如在歐洲解除柏林之封鎖而在東方則發動韓戰……等皆是。（二）蘇俄的外交政策，善於利用對方之分歧與弱點，如歐洲國家與美國意見上的不協調，歐洲人民的厭戰心理，蘇俄則利用其大肆宣傳，以達到分化，削弱之目的。（三）蘇俄善於偽裝和平，而宣傳

其他國家爲侵略者，復由各國共黨組織予以支持和謳歌，使世人無法明辨是非。（四）蘇俄善於發動代理人戰爭，在歐洲有各國共產黨組織，在亞洲則有毛共、胡志明、金日成等代其作戰，蘇俄不發一兵一卒，而能達成擴張之目的。（五）目前蘇俄之次一目標，在亞洲爲日本、在歐洲爲德國，如能赤化德、日，即能完全赤化歐亞。」

「蘇俄的外交政策」是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年）所作，二十七年來國際形勢大有變遷，但蘇聯的侵略陰謀，和赤化世界的野心，並無改變。如對日本採取強硬態度，頻作軍事威脅；對西歐採取笑臉攻勢，挑撥西歐與美國的協調，分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利用古巴軍隊在非洲製造混亂，支持越共入侵高棉，挑起匪共與越共的軍事衝突，以及在阿富汗、南也門製造共產政權，在在顯示蘇聯今日的作爲，和我二十八年前的所作的推論，沒有什麼兩樣。至於我寫「東北的盤據與掠奪——對俄外交折衝」一篇，因爲我是參與接收東北外交折衝實際工作人員之一，完全根據事實，把蘇聯違約背信，作了真實的描述，讓讀者明瞭蘇聯口是心非的猙獰面目。

正當我撰寫蘇俄外交政策的時候，外交部要我遷居佳山宿舍。佳山位於北投與陽明山之間，有一處兩層樓的日式溫泉別墅，這處房屋是木造，材料非常好，完全用的檜木，十分精緻。當時的外交部政務次長胡慶育先生兼任善後救濟總署結束委員會主任委員，因為這處房屋空無人住，而外交部正缺少職員宿舍，胡次長就把它借給外交部使用。

外交部分給我們的是一間十二個榻榻米大真正榻榻米的房間，十分乾淨，房間外面是一公尺寬的走廊，檜木地板，光可照人。還有一間溫泉浴室，可以單獨使用，惟一的缺陷是沒有廚房，好在房間外面有很大的院落，我就決定用我所寫兩篇文章的稿費來搭蓋一間木造廚房，與浴室相連，自來水也和浴室的水管接通。一切佈置妥當，我家就從迪化街的永樂旅社搬遷到佳山。我們

睡不慣榻榻米，買了一張雙人木床，兩把籐椅和一張茶几擺在走廊上，作為餐棹，也是接待客人的座位。幾樣傢俱擺在十二個榻榻米大的房間裡，真是空空洞洞的。

在北投外交部另有兩處宿舍，住在兩那處宿舍的同事們，也喜歡到佳山來洗溫泉。我們有時候也會大家湊份子請看守宿舍的楊司傅做菜歡聚一番，外交部派往國外工作的同仁也時常來佳山宴請同事。因為佳山有那麼一間大廳，無形中便成了外交部同仁的俱樂部，我們雖然居住在深山中，一點也不感到寂寞。

從佳山到北投有一條小路，步行只要二十多分鐘可以到達。因為佳山到北投的公路是三角形，而小路是一條直線，幾乎少一半路。我和內子全仁時常在星期天走小路下山到北投閒逛，北投有一處公園，那時有兩家電影院，還有外交部兩處宿舍。我們可以逛逛公園，看一場電影，還可以看望同事們。從山上到山下上下走一趟，對身體的健康，也有着很大的幫助。所以住在佳山不到一年是我住家最愉快的一段時間。

法藏寺裏日本尼姑

記得一個星期天，我們夫妻去遊覽法藏寺，它在佳山附近另一座山上，我們先下山再上另一座山，先是登上約百來級的石級，以後是約一公尺寬的石子路，走了快兩個鐘頭才到達法藏寺，林木參天，百花開放，令人興起一種出塵的感覺。法藏寺是一處尼姑庵，主持是一位日本尼姑，她在台灣已經三十多年，閩南語和國語都說得非常流利，要不是她自我介紹，真會想不到她是日



民國四十二年本文作者攝於德黑蘭。

本人。法藏寺的建築有點特別，不像一般的中國式寺廟，走進大殿，靠門的一長條是約兩公尺寬磨石子地，再上去就是榻榻米，信徒們要脫掉皮鞋才能上榻榻米膜拜。几淨窗明，真是一塵不染。寺的兩廊都是磨石子地，有膳堂，供遊客進用素食。我們在那裡吃了一頓中飯，價廉物美，會使人想再去品嚐。

猴子鬧禍同事互動

人世間的事不可能盡是快樂，正當我們住在佳山大家高高興興，忽然來了一次樂極生悲。事情是這樣發生的：也是一個星期天，每家正在整理自己的家務的時候，住在最前面的鄒太太忽然大哭大叫：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我和全仁還有其他各家的人都聚集到鄒家所住的房間，大家都問：

——發生了什麼事？發生了什麼事？

鄒太太抱着血肉模糊，面目全非的不到一歲的女兒哭訴說：

——我和景祥（鄒先生名）去晒衣服，小寶一個人獨坐在欄裡玩，沒想到一隻猴子跑進房來，在小寶的臉上亂抓，小寶大哭，我趕緊跑進來，猴子雖然趕走了，可是小寶却變成這副樣子，教我怎麼辦哩！全仁和幾位太太一同安慰鄒太太，要她不要急，大家來想辦法。全仁知道鄒太太手邊的钱不多，趕快回家取了我們一個月的生活費交給鄒太太，要她「先拿去用」，一面要我去找猴子的主人李先生交涉，要他負擔全部醫療費用，而且指定要到中心診所治療，因為那時只有中心診

所是最好的醫院，也有最好的醫生。我去拜訪猴子的主人李先生：

——李先生，您好，您養有一隻猴子是嗎？我問。

——是的！李先生答。

——李先生養的猴子掙脫了鐵鍊跑到外邊鬧禍去了，您還不知道吧？我又問。

李先生一看鎖猴子的木架上，猴子不見了，他為之大吃一驚。我就把猴子跑到我們宿舍抓破鄒小寶面孔的情形詳細告訴他，邀他來我們宿舍親自驗看，同時說明他是猴子的主人，應該負全部責任。李先生很明白道理，表示同意支付全部醫療費用，但他認為中心診所太貴，要求就在北投的小醫院治療。我告訴他一個女孩子的面孔，假如破了相，會影響她的一生，請他考慮這層，最後他同意到中心診所治療，一幕悲劇才告收場。

內子全仁對朋友同事發生了任何事件她都熱忱相助，她真是盡心盡力的幫助別人，從不為自己的利害設想。

奉召報告蘇俄問題

我和內子全仁在佳山住了一年，但那是最快的一年。我們時常遊山玩水，過着田園的生活，我常比擬那段時期的生活，有點像「浮生六記」裏「閑情趣記」的一段。幽靜而閑適，仿如神仙中人。

但就在我們過着快樂生活的期間，外交部要派我到伊朗工作，其時是民國四十二年的春天。這年的三月五日蘇聯的大獨裁者史達林逝世了。先總統 蔣公對這一事件十分重視，蔣公認為

蘇聯國內一定會發生權力鬥爭，特別於三月七日召見卜道明（國際關係研究所主任）、朱新民（行政院新聞局副局長）、勾增啓（外交部亞洲司幫辦）和我四個人，我們上午九時四十五分到達總統辦公室的外間小會議室，王世杰秘書長接待我們坐在會議桌旁，不一會 總統從辦公室走了進來，我們起立恭迎，總統面露笑容，連說：「請坐！請坐！不要客氣。」總統就坐後，我們分別落坐。這時王秘書長起立報告我們四人的職稱和姓名，接着由卜、朱、勾和我依次起立提出報告，卜、朱兩先生報告蘇聯的一般情況，勾先生報告工業，我報告農業。我首先說明蘇聯的經濟制度本身有問題，因為共產政權的統制經濟，不是為人民謀福利，而是將人民的財富完全掌握在無產階級專政為名的極權統治者的手中。因而工人和農民採用怠工的方式來反抗，工業產品既不能達到預定產量，而且粗製濫造，農業方面，無論國營農場或集體農場，農民們開始是生產僅夠鄉間食用的糧食，無餘糧供應都市，一時發生都市糧食恐慌。列寧只好向農民讓步，規定每一戶得有半英畝到一英畝的私有土地。於是農民的勞力大部份投入私有土地上，對公有土地採用敷衍了事的态度，造成私有土地豐收，公有土地每年欠收的現象，所以到今天蘇聯還有糧食不足，每年要進口大量的糧食。這就反證共產政權的經濟制度不是為人民的，是為新的統治階級的，更反證共產政權是反民主、反人性的。我們四人報告的時候，總統仔細的聽着，偶爾會點頭表示讚許。最後表示對我們四人從事蘇聯的研究認為十分重要

，並說這是知己知彼的工作，要我們繼續不斷研究。我們聆聽訓示之後，依次向蔣公握手辭別。第二天（三月八日）的中央日報第一版刊出了如下的一則新聞：「總統召見蘇俄問題專家（本報訊）總統於昨日上午十時許召見蘇俄問題專家卜道明、朱新民、勾增啓、蔡以典等四人有所垂詢，卜氏等向總統陳述他們對俄國內部局勢發展的看法後即行辭出。」

由於這則新聞的刊出，我們四人一時變成了忙人，一些報紙、雜誌和有關機關都舉行蘇聯問題研討會邀請我們提出報告。現在卜、朱、勾三位已先後凋謝，剩下的只我一個了，寫到這裏，令人有說不盡感傷！

外調伊朗準備出國

民國四十二年三月二日我接到外交部的部令，派我充任駐伊朗大使館一等秘書。我既要參加一些蘇聯問題研討會，又要辦理黃皮書、出入境證，沿途各國的簽證等出國手續，內子還要採購一些土產，準備作為到德黑蘭後送給伊朗人的禮物。

因為派往國外工作，不知要多少時候才能回國，特地約了四弟以蕙夫婦和他們的兒子樹堅到台北來盤桓幾天。我每天照常上班，只好由內子陪他們逛陽明山和北投附近幾處地方。他們在台北住了三天，就回台南去了。因為四弟在台南一家被服廠工作，不能離開工作崗位太久。

那時候，外交部裏只兩百多位同事，遇有同人外放（派往國外工作），這位同人會請全部科長以上的同人聚餐打牙祭，有些喜歡開玩笑的同

人說這叫做「放焰口」。當時的胡慶育、時昭瀛兩位次長也會應邀參加。每個月都有一兩次這樣的集會，大家相聚一堂，談笑風生，就像一個大家庭喝團圓酒一樣，真是一團和氣。

有一天我們的交通車行經中山北路，忽然發現馬路中央由台北市警察局署名掛了一幅橫的標語，寫的是「沒有戴口罩的家犬，不得外放。」而車上適有一位同人派往國外工作，全車的人相顧大笑，說某人戴上了口罩了！嗣後交通車上時常可以聽到：「某人戴上了口罩了！」或者是「某人快要戴口罩了」的談話，這種詼而不虐的玩笑聲，增加了交通車上不少的歡愉。

我既外調伊朗，當然照例請了一班同事，在三月底，我們啓程赴任，松山機場送行的親友達數十人，臨別依依，深深感到友情的可貴！第一站是香港，我們到達九龍啓德機場的時候，駐澳門專員辦事處香港分處的負責人羅明元兄親自來迎接我們，還請我們吃了一頓豐盛的午餐。我們住在九龍彌敦道的富都旅館，安頓好了以後，我即按址去找內戚向培彝（名戲劇家向培良的弟弟）王麗卿夫婦，他們是受盡千辛萬苦從大陸匪區逃到香港的。很快就找到了他們，把他們接到旅館，內子一見，和他們抱頭痛哭，那是一幕悲歡離合的寫照圖，我只有在一旁呆呆地望着。內子的兩個弟弟在大陸沒有能夠逃出來，見到了培彝夫婦，就把他們當作自己的親姊妹一樣。我們在港九一個星期，內子要他們在旅館住了一個星期。

曼谷與巴格達行程

離開香港，我們向第二站曼谷飛行。因為事

先在駐泰大使館服務的劉正榮兄嫂約我們在曼谷小作停留，所以我們就有曼谷之行。飛機到達曼谷，正榮兄在機場迎接，我們請他把我們送往旅館，但他堅持要我們在他家裏小住，盛情難却，只好答應。正榮兄嫂住在大使館的職員宿舍，我們從飛機場直赴大使館。到達大使館的大門口，我見右邊有一棟平房，正榮兄告我那是領務部，因為泰國華僑衆多，有三百萬人以上，領務很忙，所以要專設一個部門。再進去是一塊大草坪，草坪中央豎立着一根很長的旗杆，高掛着我們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草坪的正後方是大使館的辦公廳，一座兩層樓的建築，氣派不凡。右旁小河邊一排木屋，本來是倉房，大使館把它隔成幾間，作為職員的宿舍，正榮兄嫂就居住中間的一間。宿舍後面是一條小河，水面上時有小舟來往，他們販賣蔬菜、水菓、冷飲、熟食，無不應有盡有，小河邊的木屋，一定會建一個平台，伸向水面，既可乘涼，又可購買食物，很是方便。曼谷市區小河縱橫交錯，所以有東方威尼斯之稱。曼谷的民間住宅，還有一項特殊的設備，那就是每家有一間沖涼房。夏季每天早、中、晚沖涼三次，據說要是不沖涼，人們會熱得頭昏腦脹。我們四月初到達曼谷，到的不是時候，因為四月是曼谷最熱的月份，曼谷的潑水節就是四月十三日舉行，青年男女在馬路上互相潑水，弄得滿身淋漓，既是沖涼，又是祝福，確也別有一番滋味。可惜我們只在曼谷停留兩天，沒有能夠觀賞潑水節的熱鬧。下一站是伊拉克的首都巴格達，好友駐伊拉克公使館代辦盛曉戈兄嫂知道我派往德黑

蘭工作，一定要到巴格達玩玩。我們從曼谷坐德航飛機飛巴格達，事先駐泰大使館爲我們電告行程，到達巴格達機場，曉戈兄嫂親來迎接，把我們接到公使館。這兒和駐泰大使館比較要差一些，但還是有一個不算小的花園。公使館是一座兩層樓的建築，樓下是辦公室、客廳和飯廳，樓上是曉戈兄嫂全家的寓所，因爲房間很多，除了他們一家七口（他們夫婦有三男兩女）的臥房外，竟還有一間客房，所以他們堅持要我們住在公使館。據曉戈兄告，巴格達的自來水收費分兩種價錢，家庭用水價錢便宜，花園灌溉用水價錢加倍，而且分別裝水錶，理由是既然有花園，一定是富有，花園灌溉用水，多付點錢，不算什麼。這是一個特殊的例子，在別的國家，我從來沒有聽說過。第二天中午，我們離開了巴格達，乘伊朗航空公司的飛機飛往德黑蘭。

德黑蘭居處大不易

飛機飛行不到兩小時就抵達德黑蘭機場。大使館的秘書史克定兄、主事賴世昌兄、洋員馬怒介都到機場接我們，最難得的是素未謀面的武官汪敬煦兄（現在的台灣警備總司令）也來接我們。他們把我和內子送到花園旅社，是當時德黑蘭最好的旅館。設備還算不錯，可是伙食無法領教。因爲燒菜是用羊油，一股羶味，令人噁心，我還勉強對付，內子無法進食，只好請茶房煮雞蛋吃。第二天上午我到大使館拜訪許紹昌參事，大使館由他代理館務，這是禮貌上的拜訪，也是報到的意思。大使館是租用一處法國式的兩層樓房，前面有花園和游泳池，樓下是客廳和飯廳，兩間

小房間作爲辦公室，許代辦佔用一間，我和史秘書共用一間，賴主事和洋員則在地下室辦公，好在伊朗只有少數幾個僑胞，沒有什麼領務，所以還勉強湊合。樓上由許代辦全家三口住用，一共有五間臥房，惟一的缺陷，對面是波蘭大使館。在我和許代辦短談話中，我發現他對我冷冷的，事後史、賴兩兄告我，當他接到外交部派我來德黑蘭大使館工作的電報時，就曾表示：「外交部爲什麼要派這樣高級的人員來，實在不需要！原來他對我早存戒心，一等秘書和參事只差一級，他能代館，我也能代館，這是不太歡迎我的根本原因。」

德黑蘭居不易，房租貴，物價昂，而住旅館更不是辦法，像我和內子住的花園旅社，房租每天美金十元，吃、喝，加上交通費，最少也得八元到十元美金。我這一等秘書的待遇，每月三百多一點美元，當然不能長期住旅館。我們人生地不熟，大使館並不給我們協助。在這裏我要特別感謝汪武官敬煦兄嫂，那時汪夫人何紹瑤女士正懷妊是大肚皮，他們夫婦古道熱腸，眼看我們處境尷尬，他們兩位一連幾天陪着我和內子到處找房，可是毫無結果。最後還是武官處的洋雇員發現武官處隔壁一家的二樓出租，月租是八十美元，按月先付後住，但要訂一年合同。敬煦兄嫂又陪着我們去看了房子，客、飯廳都很大，一大一小兩間臥房，廚、廁俱全，我們決定租賃這處房屋。其次是購置傢俱和廚房用具，也是敬煦兄嫂幫忙採購的。

蘇俄野心伊朗政變

我們到達德黑蘭，正是伊朗政局動蕩不安的時候，當時的總理是莫沙德（MOSSADEG），他本來是國會下院反對派的領袖，曾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向國會提出一項議案，規定「任何政府閣員如與外國商談石油問題或讓與石油開採權益必須事先獲得國會之同意。」此一議案於十二月二日在國會中決議通過採行。這是莫沙德利用石油問題作爲他的政治資本的開始。當時的伊朗政府爲了緩和伊朗與蘇俄的緊張關係有意允許蘇俄開採伊朗北部石油。事緣於第二次大戰以後，蘇軍佔領伊朗西北部之阿塞拜然（AZERBAIJAN），並利用伊朗的杜德黨（TUDEH）即伊朗共產黨組成阿塞爾拜然自治共和國。當時的伊朗內閣總理卡萬（QAVAM）一面命令駐美大使胡賽因·阿拉（HOSEIN ALA）向聯合國控訴蘇聯，一面利用美、英兩國的壓力與蘇聯交涉。在聯合國討論伊朗的控蘇案時，許多國家都表示支持伊朗。蘇聯處於國際局勢不利的情况下，不得不與伊朗會商解決辦法。一九四六年四月四日伊蘇雙方獲得一項解決緊張局勢的協議，其內容包括下列三項：

- (一) 蘇軍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四日以後之一個半月內自伊境撤退。
- (二) 設立一伊蘇石油聯營公司，伊朗議會須於三月二十四日以後之七個月內予以批准。
- (三) 關於阿塞爾拜然視爲伊朗之內政事件，由伊朗政府與阿塞爾拜然人民雙方和平協議，實行改善現行法律並以和善之態度對待阿塞爾拜然人民。

蘇聯政府根據此項協議不斷迫使伊朗政府批准設立「伊蘇石油聯營公司」，莫沙德則認為卡萬總理與蘇聯所達成之協議為違法。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以莫沙德為首的反對派於議會中提出一項決議案拒絕伊蘇石油協定。贊成者一〇二票，反對者二票。（按伊朗下議院有一三六議席，一〇二票當為絕大多數）這一決議案包括如下之內容：

(一) 在未來五年內，伊朗將使用自有資本，查勘石油資源。

(二) 總理與蘇聯商談之石油協定無效。

(三) 伊朗之石油開採權不能讓與外國，不能與外國合資經營，亦不能用外力協助開採。

(四) 在未來五年內如探出石油，政府可與蘇聯商談售賣石油。

(五) 伊朗必須與英伊石油公司談判，以取得最高利潤。

莫沙德對伊朗北部石油在議會中獲得勝利後，即轉移其目標於南部。一九五〇年六月當拉茲門·阿拉 (RAZM ALA) 出任總理之際，伊朗石油國有化運動亦隨而爆發。早在一九四八年九月間英伊雙方曾就下列原則一度談判，即(一)加租增稅；(二)英方勿封存伊方所得之英鎊；並准折換美金；(三)解雇印度人，禁用其他外國人，增用伊朗人；(四)伊方股票由百分之二十增為百分之二十七；(五)提高工人生活水準，增進工人福利；(六)用伊朗文不用英文；(七)遵行伊朗法令；(八)一部份輸入品應納關稅。

上述原則英方拒絕接受，迄一九四九年談判

終無結果。

一九五〇年伊朗上下兩院均反對與英方談判，並主張將南部石油收歸國營。迄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伊朗上議院通過石油國有化，同年四月二十五日下議院通過石油國有化法案。

伊朗石油國有化法案未在上議院通過時，總理拉茲門阿拉於一九五一年三月七日被刺身死，由胡賽因·阿拉 (HOSEIN ALA) 繼任總理。其間美國曾出面調停，但毫無結果。伊朗反英之民族情緒已呈蓬勃之勢，新總理幾又為民族主義份子所刺殺。這年四月十三日阿巴丹 (ABADAN) 煉油廠發生暴動，死傷英人十名，伊朗人二十名，英方派軍艦向波斯灣進發。胡賽因·阿拉在內外夾攻下於四月二十八日被迫辭職。四月三十日主張石油國有化之下議院反對派領袖莫沙德被任命為新總理，五月二日伊王正式簽署石油國有化法案，七月三十一日阿巴丹煉油廠關閉。

莫沙德掌權的因素

石油國有化是莫沙德的政治資本。故其執行之初，即堅決反對英方妥協。雖經美國一再調停，英、伊雙方之僵局迄無法打開。當時英方認為伊朗突然失去石油收益，經濟將陷入混亂，一時由於民族感情的衝動，不免堅持，但最後終將就範與英方覓致妥協之途徑，是英國在伊朗的石油權益仍可保持。實際情況並未出英人意料之外。伊朗財政陷於困境，莫沙德惟有賴發行以渡難關。同時民族陣線本身也由於意見分歧而發生分裂，使莫沙德在下院未能獲得一致的擁護，而王室

與上院不贊成彼之堅決立場，致使德黑蘭的政治圈內，發生各種不同的歧見，因而爆發一九五二年七月所謂的「七月政變」。

一九五二年六月伊朗第十七屆議會產生，七月五日莫沙德循例辭職。下院仍推荐莫氏重新組閣，上院初則不予支持，繼因伊王之勸告勉強推荐，莫沙德鑒於民族陣綫在下院未能獲得多數，上院對彼並不支持，為去除施政上的阻力，在接受重新組閣後要求六個月的全權，包括經濟、財政金融、民政、人事任用、設置地方行政機構等。由於超出憲法規定之外，伊王及國會均表反對。彼復於七月十二日向伊王提出兼長國防部之要求，如不獲准即行辭職。伊朗之軍隊，向由國王統率，莫氏的要求，侵及王權。因而激怒伊王，准其辭職。七月十七日下院推荐卡萬 (QAVAM) 組閣，於是爆發「七月政變」。

卡萬受命組閣後即發表宣言，表示願與英方謀求石油問題的解決，並宣稱禁止宗教勢力干涉內政。這樣就重燃起伊朗人民的反英情緒，也是對民族陣綫宗教領袖的威脅。因之自七月十七日迄七月二十二日示威運動不斷在德黑蘭阿巴丹、依斯法罕等大城市發生，二十一日是示威運動的最高潮，德黑蘭一地死五十餘人，傷者達三百餘人。軍警雖以機關槍掃射，示威羣衆高抬死者屍體繼續遊行。這項示威運動民族陣綫為主要發動人，但杜德黨 (伊共) 份子也公開參加，而且還成為示威羣衆小組的領導者。示威羣衆不斷堅持，杜德黨份子出力不小。杜德黨之所以為莫沙德政權賣力，是因為將英人勢力驅離伊朗，極符合

蘇聯的要求。而支持莫氏重握政權，不僅可獲得公開活動，甚至還可以滲入政府機構。

動亂中的伊朗京城

在如此混亂的局勢下，卡萬總理無法維持，乃於二十一日下午五時提出辭職。二十二日莫沙德重被推荐組閣，兼長國防及全權的要求，也獲得順利通過。這次政變莫沙德固然獲得勝利，而杜德黨在伊朗政局中無疑也提高了比重。

莫沙德重掌政權後，由於英、伊石油糾紛迄未解決，阿巴丹油廠停工，煉油停止生產原油也因英國的封鎖不能銷售於國際市場，伊朗政府大部份財源頓告枯竭。莫氏雖向國會獲得全權，但無法突破經濟難關。莫氏在內政上既無法打開僵局，乃謀藉外交上的運用，以期獲得美援。一面容許杜德黨半公開活動，一面向蘇聯表示友好，希因此而使美國改變態度。但美援終未獲得，杜德黨却日漸猖狂。蘇聯則利用更換駐伊朗大使的機會，由莫洛托夫於一九五三年七月一日提出解決伊蘇懸案之建議（按伊蘇懸案計①退還伊朗十一噸黃金；②邊界問題；③一九二一年條約之修訂）。七月二十日杜德黨發表致莫沙德的公開信，譴責美國與英國勾結，破壞伊朗的民族運動，妨害伊蘇邦交。要求將美國第四點計劃機構及軍事顧問團人員驅離伊朗，並要求莫氏採取下列措施：

- (一) 應使民主力量自由活動，俾能組成聯合陣綫以反抗帝國主義者；
- (二) 取消國會，支持公民投票，實施普選，取消國王干涉內政之權；

取消國王干涉內政之權；

- (三) 中止美國干涉伊朗內政之活動，關閉第四點計劃機關，並將其人員驅離伊朗；
- (四) 着手與蘇聯及其他人民民主國家商談石油銷售問題。

這年的七月二十六日蘇駐伊新大使拉夫靈切夫抵達德黑蘭，八月八日蘇聯總理馬林可夫於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之演詞中提及「蘇聯正主動的與伊朗進行談判以期結束彼此邊界糾紛及解決兩國間財政懸案。」其時蘇伊雙方在德黑蘭正進行非正式商談。八月十日伊蘇分別在德黑蘭及莫斯科發表聯合公報，略謂「蘇伊為加強現存之友好關係，雙方政府同意各派代表於德黑蘭組設混合委員會，商談有關財政及邊界問題。」八月十三日舉行第一次會議，十五日舉行第二次會議，伊方代表團由外長法鐵彌(FATEMI)領導，蘇方由拉夫靈切夫為首。

莫沙德於七月初曾致函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要求美援，所得的答復是美援無望。在這種情況下，莫氏黨徒寄深切的希望於蘇聯。下院的反對派對莫氏紛紛責難，認莫氏已成瘋狂的極權統治者。莫氏為使下院無法集會，促使下院中民族陣綫議員於七月十四日全體辭職，造成不足法定人數的局面，繼即舉行公民投票，以「是」「否」方式向人民提出下列四項問題：①石油問題應否付給英方賠償；②下院應否解散；③反政府份子應否予以懲處；④現政府應予以信任。八月三日公民投票正式舉行，杜德黨在全國各地支助莫氏，所採方式，係投贊成票的投票所設在一地點

，投反對票的投票所設在另一地點。投票結果，莫氏雖獲勝利，事實上他已處於蘇聯與杜德黨的包圍中。

伊王鑒於莫沙德的倒行逆施，為避免簽署解散國會及實行普選的上諭，假消夏之名，於八月十日偕王后赴裏海濱之拿門沙，並於八月十三日秘密簽署上諭免莫沙德總理職位，另派查赫地將軍為新總理。此項上諭尚未遞達之際，莫氏於十五日上書伊王，請簽署上諭解散國會及實行普選。當日晚十一時許伊王禁衛旅長納西里(NASSIRI)上校向莫氏遞送伊王免職上諭，莫氏抗命，並逮捕納西里，揚言納氏從事軍事政變。十六日晨德黑蘭街頭出現杜德黨、伊期黨、第三黨及民族陣綫份子的示威遊行，高呼擁護莫沙德，打倒王室，召開制憲會議……等口號。是日下午五時半莫氏政府在德黑蘭國會廣場召開羣衆大會，左翼黨派也同時召開羣衆大會，表示擁護莫氏。是日上午十一時許伊王偕后駕私用飛機飛巴格達轉往羅馬，十七日羣衆繼續舉行擁護的遊行示威，將德黑蘭各區伊王及前王李查的銅像全部摧毀。這天反對派勞工黨領袖巴卡伊所出版的「目擊者報」，揭露所謂「軍事政變」，實際係莫氏所製造。

伊王出走街頭戰鬥

由於伊王已飛離伊朗，杜德黨的示威，雖仍反對王室，但已轉而威脅莫沙德，迫他廢除王室，改建共和政體。八月十八日杜德黨出版的「勇敢報」主張廢除君主政體，改建共和政體，並認

爲「軍事政變」係美國指使伊王所爲。八月十九日莫斯科真理報以類似語調批評伊朝局勢，抨擊美國干涉伊朝內政。

莫沙德感到杜德黨的勢力可怕，乃於十八日下令恢復秩序，停止示威遊行，如不遵照，就係違反戒嚴法，軍警將加拘捕。杜德黨不顧莫氏的禁令，於十八日下午再度發動示威遊行，因而與擁護的泛伊朝黨等羣衆及軍警發生衝突，杜德黨份子被擊傷甚多。

八月十九日上午十時左右德黑蘭街頭忽然發現擁護王室羣衆的示威遊行，其時杜德黨份子因先一日受軍警打擊還未決定行動方向，街頭故沒有杜德黨份子出現。這種擁護的示威遊行，軍警曾加以干涉，後經示威羣衆勸說，就零星加入示威行列。整卡車士兵，坦克車隊，也加入遊行，示威羣衆的聲勢因而大振。他們佔領廣播電台，控制郵政局、電信局，國防，參謀兩部人員也自內部發動，分部佔領兩部，當時的情況，演變成軍人領導倒莫運動。到中午十二時左右，軍隊和羣衆向莫沙德公館進發，於一時許與莫氏公館的守衛隊發生巷戰，到下午七時守軍投降，莫氏公館被羣衆焚毀，傢俱什物被搶劫一空。

查赫地將軍於當日下午五時十五分向全國廣播，宣讀伊王召諭，並保證改善人民生活，安定局勢，減低稅收，增加生產。伊王新任命的參謀總長巴蒂曼格里奇(BATMANGUCH)將軍於是日下午進入參謀部發佈命令，宣佈德黑蘭衛戍部隊維持治安，實行宵禁。其他政府機關亦全部落入查赫地將軍控制之下。莫氏及其政府人員，

均先後被捕。莫氏二十七個月來所掌握的政權，於是宣告結束。

莫沙德政府垮台後，伊王偕后於八月廿二日從羅馬返回德黑蘭，重掌政權。但有一段插曲，值得一敘。當伊王偕后於十六日飛離拿門沙，第一站是巴格達，他原想在隣邦伊拉克觀望一下德黑蘭的形勢，熟意伊朝駐伊拉克大使把他當廢王看待，對他們夫婦頗不禮貌，他只好飛往羅馬。伊朝駐意大利大使對他禮遇有加，恭請他夫婦住進大使官邸，親自侍候。伊王回國後，將駐伊拉克的大使免職，而意大利大使則予獎賞。在那動亂的時節，忠奸立見，人性的險惡，竟是這樣可怕！

當德黑蘭陷入混亂的那幾天，八月十八日的下午，汪武官敬煦兄約我到馬路上去看個究竟。我們沒有坐外交團牌照的車，是坐的計程車，因爲示威羣衆看到了外交團牌照的車，會毀車毀人，連日已經發生幾次。我們乘車出發，先到李查王大道和太子大道巡禮一番，發現一些圓場中央的老王和新王的銅像，都被毀壞倒在馬路上，街上行人很少，大概都躲到家裏去了。我們又轉向伊斯坦堡大街，這兒是德黑蘭的商業中心最熱鬧的處所。當我們的車子到達的時候，正碰上兩隊示威羣衆迎面相遇，雙方各用木棒，石頭等當武器大打出手，一時秩序大亂，很多人亂跑尋找躲避的地方。敬煦兄和我躲進一家熟識的西藥房，從玻璃窗上可以看到大街上的景象，原來一隊是杜德黨領導的示威羣衆，一隊是擁護的，等到大隊軍警開到，才把一場戰鬥平息下來。杜德黨領導

的一隊，受傷很多，狼狽向街尾逃走。

亂槍聲中莫氏倒台

八月十九日的中午，我正在家裏看書，忽然槍聲大作，來自莫沙德公館的方向。莫沙德的公館和我們的住宅只有一條街之隔，距離是相當近的。因爲是白天，只聽到步槍子彈的唸哨聲，在我們的窗前飛過。內子全仁的臉都嚇白了，她要我趕快下樓躲到隔壁武官處去。我請她先去，告訴她我馬上就來。全仁走後不久，子彈仍舊在亂飛，我很想留下來看看莫沙德公館的情形，只聽到汪敬煦兄的聲音在武官處的花園裏大叫：「以典，趕快下樓到這邊來，流彈是不長眼睛的！」我只好下樓跑到武官處。

下午五點一刻左右，武官處的洋員聽到了新總理查赫地將軍的廣播，馬上翻成英文給我們看，查赫地宣讀了伊王派他出任總理的召令，同時宣佈莫沙德已逃離公館，其他莫氏政府的閣員都已被捕。

八月二十二日伊王偕后自羅馬返回德黑蘭，事先伊朝外交部通知外交團前往機場迎接，我們都照伊外部的規定着早禮服前往機場。

伊朝外交部對外交團名次是按各國使館館長到達任所的先後排列，再按大使級，公使級，代辦級的依次排列，外交團全體排成一個橫行，每個使館人員排成直行，當國王和王后走過時，先與館長握手，再由館長分別介紹館員趨前與國王及王后握手，禮節隆重而煩瑣。

(未完待續)